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三十五回 日本國借兵生變 青霓島煽亂興師

卻說眾人定議，立李俊為暹羅國王，李俊再三謙讓，願以征東大將軍攝行國事。命欽天監選了黃道吉日，禮備儀齊，五更時分，同到金鑾殿。丹墀下，羽林軍擺定，殿上燈燭輝煌。國母換了吉服，南面而立，宣大將軍上殿。李俊戴金襖頭，穿絳紅蟒袍。關勝等俱是宋朝冠帶。大鴻臚序了班，鳴贊唱禮。國母命太監送上璽綬符節，李俊接了，供在龍案上。先拜了天地，轉身北向恭拜國母，國母回答半禮，李俊就西面而立。王進以下俱各四拜，大將軍也回四拜。花逢春、宋安平、呼延鈺、徐晟北向四拜，大將軍回答半禮。因通家子姪，受了兩拜。暹羅國舊日臣僚，俱北向四拜，大將軍受了。送國母進宮，然後南面坐了主位，王進、關勝等兩班列坐。命：鐵面孔目裴宣為監察御史。

小旋風柴進攝暹羅國丞相事。

入雲龍公孫勝為國師。

神機軍師朱武為軍師，參贊帷幄。

混世魔王樊瑞為驅邪秉教真人。

浪子燕青為上柱國，贊畫一應機密。

撲天雕李應為度支使，掌管出入錢糧。神算子蔣敬為副使。

鐵棒樂廷玉為樞密使，總核兵馬，便宜行事。扈成為副使。

鐵叫子樂和為參知政事，兼大將軍長史。

王進為都知兵馬使。

大刀關勝為前軍都督。

雙鞭呼延灼為後軍都督。

病尉遲孫立為左軍都督。

鎮三山黃信為右軍都督。

美髯公朱仝為中軍都督。

聞煥章為國子監，總理學校。

聖手書生蕭讓為中翰，掌理誥敕、表章、文移等事。

玉臂匠金大堅為尚璽，掌理印信符節等事。

神醫安道全為太醫院。

紫髯伯皇甫端為御馬監。

鐵扇子宋清為光祿寺。

活閻羅阮小七為水兵都總管。

出洞蛟童威、翻江蜃童猛為水軍左右正總管。

赤鬚龍費保、太湖蛟卜青為防禦使，鎮守金龜島。

卷毛虎倪雲、瘦臉熊狄成為鎮遏使，鎮守清水澳。

花逢春為駙馬都尉。

宋安平為翰林學士。

呼延鈺、徐晟為左右親軍指揮使。

轟天雷凌振為火藥局總管。

神行太保戴宗為通政使，兼觀風行人司。

獨角龍鄒潤為京城觀察使。

錦豹子楊林為巡緝五城兵馬使。

鬼臉兒杜興為鹽鐵使。

小遮攔穆春為屯田使。

小尉遲孫新為上林苑，兼提督館驛事。

母大蟲顧大嫂為太郡夫人，兼防護六官。

一枝花蔡慶為錦衣衛，掌一應刑名。

當下設官授爵，各供其職。暹羅舊日臣僚俱加升賞。大赦境內百姓，給復一年。又命戴宗傳諭二十四島。諸務已畢。有詩為證：

消夏灣頭久息機，豈知鵬翻復高飛。

英雄自古無憑准，脫卻蓑衣換袞衣。

卻說李俊攝了暹羅國事，差戴宗到各島傳諭。那青霓島島長名喚鐵羅漢，獷悍自恣，不遵約束，欺馬賽真柔懦，不來朝貢，反與共濤結連，表裡為奸，欺凌各島。當日見傳到曉諭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我這暹羅國自居海外，馬賽真畏怯無能，共濤丞相自該踐位，怎麼中國人來占得？實是氣憤不過！」差人去接白石島屠崆、釣魚島余漏天來，一同商量舉事。不一日，屠崆、余漏天到了，鐵羅漢道：「我暹羅國二十四島，唯有四島最強。哪裡來這李俊，自稱征東大元帥，把沙龍殺了，占了金龜島。當時就要出兵與他報仇，那馬賽真無能的廢物，反與求和，招花逢春為駙馬。共濤丞相用薩頭陀為國師，去了馬賽真。前日有書來，許我三人並合二十四島，永作鄰邦。不知怎麼被李俊壞了，公然做暹羅國主，又來傳諭，要去朝貢。我們無拘無束慣的，低頭服小，如何氣得過？特請二位來商量，起兵奪轉暹羅國，意下何如？」屠崆、余漏天道：「島長之言極是。我二人心中甚是不服，若島長起兵，我二人決聽約束。」鐵羅漢大喜，置酒相待。忽見報來：「黃茅島革鵬要見。」鐵羅漢連忙迎入，相見坐下。革鵬道：「我兩個兄弟都被李俊所害，要去日本國借兵復仇，你們是共濤丞相心腹之交，怎麼不思量與他雪恨？」鐵羅漢道：「正與釣魚、白石二島長商議起兵。若得共事，日本借得兵來，一發妙了！」革鵬道：「日本國王久矣要吞並暹羅，我若去借，即刻興師。只要講過，暹羅歸了日本，金龜島我要駐紮的。」鐵羅漢道：「共濤丞相原許我三人分這二十四島，今島長要駐紮金龜，那二十四島作四股均分罷了。」革鵬道：「一言為定。我就去日本借兵，你三島準備器械、船隻，剋日取齊，不可遲誤。」當下歃血定盟，革鵬竟取路到日本。

那日本國乃秦始皇時，徐福到海中取長生不老之藥，帶有童男、童女、百工、技藝、豎巫、卜筮有數千人，因始皇暴虐，徐福避地於此，開創起來。其國在大海島中綿亙數千里，管轄十二州，多金銀珍異之物。其人雖好詩書古玩，卻貪詐好殺，又名倭國。那倭王鷲戾不仁，黷貨無厭。十二州共有十萬雄兵，虎踞海外，高麗國與他附近，常過去搶掠，每想暹羅繁富之國，要來吞並。當下報有革鵬來借兵，著進來見。那倭王坐在錦綉繡褥之上，足有五尺多高，四個倭女姿容絕美，侍立左右，下面有一百倭丁，各執長刀，擺在兩旁。革鵬跳舞而拜，倭王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借兵何用？」革鵬道：「本是占城人，有五千兵占住黃茅島。那暹羅國王馬賽真死後，丞相共濤嗣位，有宋朝征東大元帥李俊興兵來奪。國師薩頭陀差人來救，我同兄弟革鵬、革鵬領兵去救援。不料

共濤、薩頭陀、兩個兄弟都被所殺，現今居住暹羅，設官授爵。這等施為，暹羅有二十四島，唯有青霓島鐵羅漢、白石島屠崆、釣魚島余漏天不服，歃血為盟，要去興復。唯恐兵微將寡，敵他不過，我故特來借兵。若殺了李俊，那暹羅盡屬上邦，二十四島皆來朝貢。」倭王道：「我海外之邦，豈容中國人所占！就差關白領一萬兵隨你去，必要殺那李俊，取暹羅國土。」原來關白是日本大將的官號，取每事都要關白他的意思，不是姓名。那關白身長八尺，勇力過人，領倭王令旨，點薩摩、大隅二州之兵，共是一萬，三百號戰船，祭旗開洋。其時九秋天氣，正是小汛，東北風順，便同革鵬到了青霓島。鐵羅漢接見，將牛羊酒米犒師。余漏天、屠崆也到了，一同商議進兵不題。

卻說李大將軍和君臣料理國事，行人戴宗回來說：「青霓、白石、釣魚三島不服，要興兵復仇。」朱武道：「那三島是本國附庸，他若不服，煽動起來，我新造之國，不能安靖。門庭之寇，不可不征，必要遣將點兵，即去剿滅。」大將軍依言。正要發兵，只見水軍都督童威來到，說道：「革鵬結連三島到日本國借兵，倭王遣關白領倭丁一萬，戰船三百號，已到青霓島，大將軍須作速準備。」大將軍聽了，大驚道：「我這裡現兵不滿五千，如何抵敵？」朱武道：「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兵貴精而不貴多。先到海口結一水寨擋住，不可使他登陸。再差四枝兵遠遠埋伏，設計破他。」大將軍就差關勝、呼延灼、欒廷玉、李應為大將，樊瑞、楊林、孫新、穆春為副將，領兵二千，戰船一百號，紮了水寨。差阮小七、童威、童猛、朱仝、黃信、孫立、扈成、鄒潤分四路伏兵。自與公孫勝、朱武、燕青、呼延鈺、徐晟、凌振為中軍，紮一旱寨在城邊，留王進、花逢春守城。又遣人傳諭到金龜島、清水澳，謹守地方。分撥已定，剛到城外安立寨柵，只見海面上烏雲的擁來，都是三島、日本的兵船。在五里路外也結了水寨，不出交戰。朱武看了道：「倭情最是奸詐，況且兵多，傳令水寨日夜防守，未可衝陣。」關勝等見傳到號令，只是謹守。一連四五日，兩軍並不交鋒。到三更時候，舵師叫道：「船上發漏了。」忙把灰麻等物去塞住。霎時，各船上俱是海水滾進，有半艙的水，修塞不住，船要沉下去。關勝叫快攏岸，都到旱寨裡。大將軍道：「戰船盡是堅牢的，怎的都發漏？」只得也紮一寨，相望對守。

原來是關白的計策，一萬倭丁，有五百名黑鬼在內。那黑鬼可以晝夜在水中，饑餓時就捕魚蝦生食。關白叫去鑿穿船底，海水滾進，使他紮不得水寨。這是梁山泊上水軍頭領的長技，反被他著了道兒。

到次早，報來：「關白、革鵬領倭兵北海上岸，把城圍了。」這暹羅國四面雖然都是大洋，只有南面離海三里陸路，其餘三面也有百里的，也有數十里的。那關白使黑鬼鑿穿了海船，逼他上岸，水寨中只留鐵羅漢、屠崆、余漏天領三島的兵看守，自同革鵬來圍城。大將軍見報，說道：「城中空虛，須要進去保守。」留關勝等八將守定旱寨，這是緊要去處，怕他水寨裡的兵來攻打。遂同朱武等進城，各垛上點兵守住。眾將各分汛地，將炮石、擗木堆起，一近城來，即便打下。那關白果然足智多謀，叫倭丁張了生牛皮，如幔帳的罩著裡面，將城挖掘，又造起雲梯飛樓爬上來。日夜提防，應接不暇，大將軍著了忙，聚眾將商議道：「我等初立國土，席尚未暖，三島煽亂。革鵬借得倭丁來，那關白詭計極多，倘一時失事，戰船皆已鑿漏，修整不及，哪裡過得海洋？死無葬身之地矣！」呼延鈺道：「倭丁到此，從不交鋒，知他強弱何如？我們何不衝出去，與他打一仗看。若殺了關白，餘不足慮矣。」大將軍依言。就點王進、花逢春、徐晟、呼延鈺領一千兵，自己騎了照夜玉獅子馬，手提鐵桿槍，開北門殺出。

那北門最是空闊，關白的營寨紮在那邊。關白見有兵出城，把倭丁擺開，喚革鵬帶五百倭丁轉到東門，乘機攻去，革鵬領命去了。大將軍領眾將出城，關白騎一隻白象，盤頭結髮，手執鐵骨朵，衝殺過來。呼延鈺提雙鞭接住，戰未三合，那倭丁舞著兩把長刀跳舞而來，一時抵敵不住。大將軍望後便走，兵士亂竄，自相踐踏，傷了好些，到得城邊，飛馬報來道：「革鵬已攻破東門了！」大將軍忙退入城。果是革鵬曉得城中無備，把飛樓架起，一擁而上。那東門汛地，是呼延鈺、徐晟兩個守的，都出城交戰，無人守把，被他爬上數百。燕青、蔡慶在西門，聞得革鵬上了城頭，飛也趕來。見革鵬和一二百倭丁，亂砍守城的兵，那飛樓上倭丁蟻附而上。蔡慶慌了，拔刀便砍，革鵬挺槍相持，蔡慶哪裡敵得住？燕青一弩箭射去，正中革鵬肩膀上，不是要害處，他也不顧，只是趕殺。蔡慶正在危急之際，卻得花逢春、呼延鈺、徐晟三騎馬到來。花逢春一戟刺革鵬咽喉，撲地便倒。呼延鈺、徐晟把倭丁殺敗，凌振也趕到，架起大炮，對飛樓打去，倭丁盡打下去。蔡慶梟下革鵬首級，倭丁殺得罄盡，方才無事。大將軍上城，喚把革鵬首級挑出號令，倭丁屍骸盡拋城下去，說道：「險些兒壞了事！雖然斬了革鵬，關白只不肯退，如之奈何？」朱武道：「船雖鑿破，修整二三十號起來，差關勝等八將，把青霓三島的水管衝散，截了關白歸路，然後破他。」

大將軍傳令，關勝等點閱修理船隻，去沖水營。童威去逐號檢閱，尚有二十餘號未經鑿破。關勝道：「水面上交戰，火器為先，請凌振出來方好破得。」使童威去請凌振，一面整頓。不多時，凌振帶火器到了，等到二更去衝。卻說鐵羅漢在水寨與屠崆、余漏天商議道：「李俊大敗，革鵬破了東門，暹羅朝夕可得。誰知革鵬被殺，我們三島的兵終日守在此間，不能成功。今夜且安息了，明日去攻南門。」屠崆道：「島長之言有理。我們盡醉一場，來早並力殺去。」取酒來儘量痛飲，兵卒亦皆賞犒，俱各大醉。正在睡夢裡，忽聽得號炮連聲，爬得起來，各船一時火起。關勝等八將奮力殺入，鐵羅漢、屠崆、余漏天不敢交鋒，各駕一隻船，分路逃回本島。二百戰船燒了一半，島兵殺得罄盡。四路伏兵聽見炮聲，也合在一處，大獲全勝而歸。同入城中，啟大將軍道：「水寨衝散，鐵羅漢皆逃回本島，關白便插翅也飛不去了。」朱武道：「關白勇悍，倭兵尚多。若久留城下，倘拼命來攻，當他不起。我聞倭丁極怕寒冷，一見了冰雪，如蟄蟲一般動也不敢動。只是這炎海地方，哪得冰雪？」公孫勝道：「待貧道祈一天雪來，凍死了他，只怕罪孽。」大將軍道：「倭兵犯順，自取滅亡。若被他所破，不唯我等永無歸路，那暹羅數百萬生靈，都要受他荼毒。請先生作法來。」公孫勝就命坎地上築一壇，按了五方，選二十八人，手執幡幢，分立四方，作為二十八宿；又選十二人，作六丁六甲之神，一童子執爐，一童子捧劍。公孫勝登壇，披髮仗劍，步罡履斗，焚化符篆。一日作法三次，到第三日，只見：

彤雲靄靄，黑霧漫漫。吼地西風，吹散滿林落葉。撲天柳絮，霎時堆起瓊瑤。鳥群哀噪占枯枝，獸隊怒嗥藏土穴。鬼哭神愁，指枯皮裂。寒威凜凜結冰漸，冷氣蕭蕭連凍雨。卻似雪窖牧羊持漢節，藍關倒馬詠新詩。

那雪下了一晝夜，足有五尺多高。暹羅百姓自古不見這雪，盡皆駭異。那倭丁只怕冷，不怕熱，從來沒有寒衣。況是秋天到的，哪裡當得這般寒冷？縮成一團，凍死無數在雪裡。關白想道：「敢是上天發怒，不容我在這裡！下這什麼東西？再過兩日，盡要凍死了！」遂收兵回去。在雪中一步一跌的，到南門，戰船燒了，還剩幾個在海面上。叫黑鬼下海，推到岸邊來。那黑鬼可以在水裡過得幾日的，只因雪天，海水都成薄冰，泅了去，如刀削肉一般，又凍死了好些。推得船來，關白同倭兵下船。公孫勝又祭起風來，一時間白浪掀天，海水沸騰，滿船是水，寸步也行不得，只好守在岸邊。三晝夜風定後，海水都結成厚冰。關白和倭兵都結在冰裡，如水晶人一般，直僵僵凍死了。

按：唐玄宗天寶中，小勃律不貢五色玉，李林甫贊上伐之。敕四萬人兼統諸番兵征之。及逼勃律，中有術者，言無義不祥，天將大風矣。行數百里，忽驚風四起，雪花如翼。風激小海，水成冰柱，四萬人皆凍死。兵士屍立者、坐者、瑩徹可數。唯番漢各一人得還。事見名山藏文。借用此。

到次日，天和日霽，冰凍俱解。大將軍命童威、童猛、樊瑞、楊林四將去看倭兵消息。四將到海岸邊，見關白、倭兵皆枕藉而死，不留一個。收有數千把好倭刀，關白戴的帽子皆是八寶嵌成，也取了。把屍骸拋入海中。戰船還有百多號，並鑿破的盡修整起來。那關白騎的白象倒不死，就牽了來回報大將軍。各文武俱皆大喜，大將軍道：「多虧公孫先生，成此大功！從今枕席得安矣！那革鵬上東門，我戰敗而回，滿想壞事了，不料復得安靖。」設酒慶賀。朱武道：「外寇雖除，內患未淨。那青霓島煽亂興兵，若不剪除，二十四島必然效尤，還須遣將問罪。」大將軍道：「兵卒守城辛苦，文武多官亦皆精神未定，再過幾日出兵便了。」正是：創造丕基原不易，欲安樂土豈辭勞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此書每至談兵處，別有慧想幽思，出人意表。行間紙上，不但無血腥氣，並無煙火氣。諸葛君真名士風流。）

